

这条河叫做双界河,三个字名副其实。

深圳市原为宝安县,更名伊始,将原宝安县内靠近香港的一块地方划为经济特区,其他地方依然叫宝安县(后分为宝安区、龙岗区等)。特区内与特区外乃两个世界,中间拉一道铁丝网。原本种满水稻的土地上,一边是厂房,一边是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渴望进入厂房的人。双界河站在铁丝网下面,让阻隔更加粗壮。铁丝网下每天都有生离死别,亦不乏血淋淋的惨案。河水全部映照下来,留在水中,渗入地下。过了一些年,深圳全境都成经济特区,铁丝网拆掉,双界河成为南山区和宝安区的界河。河岸相对的两个社区组织龙舟赛,队员们穿着红黄白三色搭配的统一服装,咚咚咚擂起战鼓。分属两个区的领导前来致辞、观战。他们的心思当然不在胜负上,在乎的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有界似无界的气氛。

再以后,蛇口半岛附近划出一块未开发之地,名为前海,有着国家级自贸区的头衔,紧邻宝安中心区,双界河又成宝安与南山和前海的分界线。

命名者未卜先知?想来,应该是先

我曾一度很喜欢看律政题材的电视剧。喜欢律师们在法庭上的慷慨激昂,当然,也有情感世界的错综复杂。幸运的是,我有了一次去律政题材电视剧剧组探班的机会。那部电视剧是《金牌律师》系列剧的第二部《继承人》。编剧则是现实生活中的“金牌律师”段祺华。

《继承人》讲述了喜欢整天叫嚣跳槽赚大钱的继承法精英律师郑昊,某天突然“被应聘”了一位助理汤宁的故事。汤宁从美国留学归来后,被姑妈以一张巨额存折要她放弃汤家的所有股权,而郑昊身上似乎有着整个事件的线索。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,郑昊的神秘身世以及他重情重义的性格给汤宁带来了不小的影响,两人从互相怀疑变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,更在这其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这部从“继承法”入手的律政电视剧,囊括了虐心浪漫的都市爱情和悬念迭起的法庭斗争。要做到法律与影视领域的结合、跨界,付出的艰辛是常人不能想象的。为了写成这部电视连续剧,段祺华和他的团队用了将近5年时间搜集了上千个独特又典型的“继承”案例,

到博斯腾湖,为的是看西海退冰。博斯腾湖古称西海,是国内最大的内陆淡水湖,辽阔的水域面积,称海实不为过。

远处看到的雪野,白茫茫的,走近了是冰。一望无际的冰原把视野拉向天边。出门穿得有些厚了,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并不觉得冷。眼下,脚底冰面已经有水泛出。冰要化了。

穿过木板走上冰面,冰面像被打磨过,布满密密的一孔一孔的小坑,并无规则又排列有序。人在茫茫的冰原上,极目是接天连地的白,远处曲折的木廊、亭台,都在眼底。脚下冰面,像巨大的画卷,在脚底延伸。一簇簇雕琢的冰花,冰晶,剔透,姿态万端,这是凝固的水的姿态啊,美得冰清玉洁。冰原上有一处雪道,我们一行人踩着厚厚的积雪,逆行而上。有的地方雪松了,有人脚踩进去,跌倒了,爬起来再走,搀扶着,笑闹着,静寂的原野变得喧腾活泼。

走在曲回斗折的木栈道上,才发现我们之前所在的冰野,原是博斯腾湖的深处,踩在厚厚的冰面上仿佛陆地。曲折的木栈道,草亭,满池的枯荷,人行其中,有些恍惚。木栈道下,

分界线

有界河之实,后有其名。那么,它以前叫什么名字?问了些人,都说不知道。回望过去的千年万年,岭南烟瘴濡湿之地,密林中河流众多,如此一条泯然众水的小河,极可能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。其发源地为铁屎岭,名字之贱之随意之可有可无,略见一斑。风雨中草枯草黄,人来人去,它只负责流淌,不管你给起个什么样的名字,不管岸边是什么,也不负责隔开谁和谁。

而这个名字,早晚有一天会失去当下的意义。地域的更改变化,分分合合,总在一念间,哪有什么规律可循。偶尔碰上尊重常识的人,不过是幸运,多数时候是那些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人主宰这个世界,兴起时,顺手抛给河流一个名字。

大地会颤抖,地貌在改变。一些河流消失了,你的脚下,汽车轮子下面,火车道下面,河流的尸体已数不胜数。这条双界河只是此时此地幸存的一个。这条雨源性河流,源头铁屎岭上,并无一条

跨 界

又用了两年多时间,进行艺术加工,从典型中一一提炼出主人公的性格,安排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。

其实,段祺华从小就是个文艺青年,年轻时,他就喜欢创作诗歌、中短篇小说,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。“你应该先做好你的法律,创作是中年以后的事情,等有了生活的积累,再来做文学,你才不会无病呻吟。”热爱文学的段祺华因为老师的这一句话,舍弃了对文学的情感,从此全身心投入法律生涯。华政毕业后到国外留学,再回国创业,成为业内知名的律师,活跃在国际舞台上,段祺华做到了律师职业的巅峰。但是当他回顾四周时,发现律师职业在中国长期处于一种被误读的状态,很多人还是不太了解律师。十年前,段祺华开始考虑跨界,但整个摸索过程是艰辛的。在创作上一部电视剧《金牌律师》时,段祺华曾投资280万元,请了多名编剧参与写作,尽管他

在博斯腾湖

一池莲蓬枯茎,清癯萧肃,只见茎骨,焦枯的线条,颜色深棕,浮冰、池水,阳光映在水面,水下的倒影,被冰凝住的茎干,经历风霜和冰雪的莲蓬,端然、沧桑、肃清。池边几丛芦苇,枯黄、败落,枯草像老人干枯的焦发。

沿路而行,穿过开都河,就到了巴格希恩随木喇嘛庙。喇嘛庙建于清同治年间,距今150多年了。喇嘛庙是土木建筑,伸出的翘角上饰有祥云和神龟。阳光下,经幡猎猎,蓝色的祥云一朵一朵地饰在檐前。庙宇并不高大,宝浪河水从旁边流过,水色碧绿如玉,清而不透。初春草木未发,岸边树木干枯耸立,枝丫纵横伸展,可以想见夏日的浓荫垂蔓。

庙旁一株白榆树是当年建喇嘛庙时所植,树皮皴裂,粗糙,风雪雷电都经过,用韧性抵御时间。老榆树树身枝枝丫丫,伸向天空,枝干遒劲有力,树蔽浓荫,不知方圆几多,华盖苍苍,让人肃然起敬。多少沧桑都随宝浪河的流水去了,树与庙相依而生,百年光

汨汨不断的泉水。它的根是雨水。它只是一条从上到下的沟壑,守株待兔,仰望天上的水。天上水多,它便活起来。水一流动,生出了鱼虾,岸上的草和树木迎风而长,郁郁葱葱。那时人类多么渺小,进入草丛寻不见。河岸泥泞,也有人拔不出腿,淹死在里面。雨水少的时候,它便变回沟壑。鱼儿钻进泥土里,和河流一样,闭关,等待。一年又一年,一月复一月,它们都是这样过来的。

有时是河,有时不是河,无所谓。有所谓又能怎样?反正谁也挪不走它,它一直在那里。

不知何时起,它们身上陆续插了许多管子,不管下不下雨,都会有黑乎乎的污水排进来。再后来,自扰的人们仿佛醒悟过来,把那些污水全都清掉,整饬、硬化河流两岸,在河床一侧布置了补水管,每天定时向河中补水。夏季虽然还要承接雨水,但已不是主要水源。它摇身一变,成了一条正大光明的河流,晨昏无际。

它抹掉了身上的季节界限,却非自己主宰,只是听天由命。回首过去,亦没有悲喜。

提供了详细的案例及故事梗概,但剧本送回来时,其中30%的法庭戏都空在那里,明确说明:不会写,请段律师写。于是段祺华开始了为期半年的艰苦写作——每天花在写作上的时间长达八个小时,从早上五点写到九点,然后去上班处理律所事务,下班后从晚上八点写到十二点,睡觉时间被压缩到短短的五个小时。为了打造出一部出色的律政剧,段祺华和他的团队付出了细致又困难的行动,将外国收视率高的律政剧都研究了一遍,甚至精细到每一分每一秒、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研究。除了花费了大量精力,投资的成本风险也不容忽视,当时,他不知道未来如何,只是明白这部剧坚决不能输,如果输了,那就真破产了。好在,承载着段祺华使命与理想的《金牌律师》,并没有让他失望。这也给了他继续创作下去的信心。

我也问过段祺华未来,他写了个数字“20”,他的计划是再创作20部律政题材电视剧,和劳动法有关的办公室风云、食品安全、股风都已纳入他的计划,还是很让人期待的。

阴赋予其神性。

蒙古族是勇敢的民族。东归之路漫长,这个英勇的民族从伏尔加河畔,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家之路。出发时17万人众,抵达后只余7万人。长卷巨幅《土尔扈特东归图》生动再现了东归路上的惨烈悲壮。画面上人物神态逼真,随行的人群肃穆,婴儿啼声隐隐可闻,餐食炊烟袅袅可见。遥远的雪峰寂寂无声,马嘶鸣,战旗生风,场面激烈、壮阔。好在一切都过去了。

博斯腾湖浩渺的水域,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子民。春风始变软了,草坪上向阳的地方,有些许星星点点的绿意了。几只乌鸦停在枝头,扑扇着翅膀飞过去又落在旁边的树上。春天在路上了,微风拂发,我仿佛看到芦苇沃野千顷的青碧海域上,一张张黧黑微笑的脸,世间还有什么风景比知足的笑容更动人呢?

我们来得有些晚了,错过了博斯腾湖退冰的奇观。气温升高,冰块受季风和水流挤压形成的冰山景观看不到了。季节过去了,来年还会有,有些风景一直在,只是时机未到。有遗憾才会有期盼,生活的美好多是因为心怀憧憬。

◇ 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,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,现居深圳。

◇ 胡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